

时令已是仲春,但对于大苗山深处的乌英苗寨来说,一切景象却还是早春模样,外面的世界早已姹紫嫣红,而这里,姗姗而来的春姑娘才刚刚翩翩起舞。漫山遍野吐着鹅黄的春树,零零星星绽放的粉红桃花,加上掩映其间的古朴雅致的吊脚木楼以及忙活间仍不忘相互招呼的古道热肠的乡亲,所有一切,仿佛一幅意味隽永的中国画长卷,在眼前徐徐展开,如此的赏心悦目。

一

乌英苗寨位于黔桂交界的大苗山深处,因“完整保有苗族建筑传统技艺元素和苗族民俗原生态元素”,于2017年4月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同年7月被列入中央财政支持范围。

乌英地处偏僻,海拔又高,全是高山深壑。在过去很长一段岁月里,乡亲们的生活十分艰难。十年前一场百年一遇的特大雪灾席卷了桂北大地,乌英便是那场冰雪灾害的重灾区之一,作为当时抢险救灾的亲历者,面对垮塌的房屋建筑,坍塌的路基,蹉颓的田园,我切身体会了冰雪灾害的肆虐给乡亲们生产生活造成的严重后果,也感同身受了乡亲们鼓足干劲战胜灾害重建家园的热情和信心。

尽管是灾后重建,但人们的脸上却看不到一丁点儿萎靡沮丧,大家兴高采烈地忙碌着,吆喝着,把一根根大大小小的木头扛到一个个施工点上,工地上削椽柱定横梁的、凿牛头开槽口的、锯扁角锼楼板的,穿插牛头竖房架的木匠们,忙得不亦乐乎。那噼噼啪啪叮叮咚咚的声响与阵阵粗犷的吆喝交汇一处,像一组雄浑的交响乐回荡在整个大山的沟沟壑壑间并形成巨大的声势直上云霄。

二

2016年,在大苗山精准扶贫大决战中,老梁家也建起了新房子。应老梁的邀请,我再次落脚乌英,体验“苗寨新生活”。

老梁是我当年在乌英开展灾后重建工作时结识的苗家工匠,为人纯朴厚道、热情大方。在乌英苗寨“体验生活”的日子,我参与并见证了这个古老村落的点滴变化。一开始,总觉得乌英的面貌和六年前没多大变化,房子还是原来



□ 韦斯元(苗族)

的房子,村道还是原来的村道。所不同的是,尽管鳞次栉比勾角连廊的吊脚楼略显破旧,弯曲狭窄的村道坑坑洼洼,但整个寨子却是那样的洁净,而且人们的精神状态都很好,干劲十足,美化村落、产业规划、文化建设等等,一项项一条条都是人们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在乌英苗寨脱贫攻坚的日子里,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克时艰、克难攻坚,勾机铲车等设备进场,水泥石碴等材料进场,村道硬化、改厨、改厕、改圈工程全面启动;蟠桃、百香果、春橙、夏枣等果树苗送到果园地头,万亩水果产业基地陆续动工;一册册图书进入农家书屋,妈妈夜校办起来了,在驻村工作队员的悉心教学下,妈妈们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开始识字和阅读;文化长廊建起来了,文化广场建起来了,红歌唱出了苗胞的心声,广场舞舞出了苗胞对新生活的热切向往……

三个月后,我告别了在奔赴文明富裕之路上已有了良好开局的乌英苗寨。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不觉又是六年过去。

三

“老庚,来乌英走走看看吧,不是我夸口,现在的乌英简直就是个世外桃源啊。老庚哈,你无论如何得抽点时间进来看看……”老梁一再盛情邀请,这个曾经连桂柳话都说不好的苗家汉子,突然操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着实让我吃惊。

再度来到乌英苗寨,一踏上这片土地,我便被眼前的美景深深地迷住了,一切如梦似幻,令人惊喜不已:山岚四处弥漫,果园花满枝头,茶

园翠色欲流;田园阡陌交通,村寨鸡犬相闻;硬化了的村道格外洁净,路旁桃花迎风摇曳散发淡淡清香;一座座吊脚木楼、鼓楼、牌楼、风雨桥等等别具民族特色的建筑物纷纷放射出耀眼光彩。“你可别小看这些木质建筑,它们的做工十分讲究,房子也好,鼓楼也罢,风雨桥也一样,全是隼头椽子穿插结构而成。三层木楼架起来,不论平地还是陡坡,都不需要下基础,它讲究的就是一个平衡。而且苗、瑶、侗族建筑都各有特色,这些特色主要体现在它们的造型和工艺上。”老梁兴致勃勃的话打断了我的遐思。“这几年乌英苗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有一切都得归功于党的精准扶贫决策好,没有精准扶贫,没有这些年来中央财政支持,就没有乌英的今天。”

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目之所及,青山巍巍,绿水潺潺,和煦的春风里,那一层层蓄满了水的稻田,就像一面面置于山岭间的明镜,映照着高远的蓝天白云和阳光,也映照着一道道绵延无尽的翠绿山梁。老梁说,那田里都放养了鱼苗和螺蛳,待插秧了秧苗分蘖扬花抽穗后,稻花零落于水田便成了鱼儿最好的食料,这些稻花喂养的鱼儿就叫禾花鱼,禾花鱼个头不大,最大的也只不过半斤左右,一条条长得匀称而肥嫩,香煎水煮或者烧烤都行,肉质鲜美,市价十分看好。

“禾花鱼我知道,都闻名遐迩了。那螺蛳呢,养螺蛳的收入怎样?”

“说到螺蛳,那可真是小螺蛳大产业呢。”老

建政路上有松鼠

□ 何珈阅(仡佬族)

南宁建政路上有松鼠,这是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公开的秘密。

它就在我们共同生活的这条路上,活在我們的头顶,属于野果和露水的另外一个世界,也许就在众人目光所不及的树丛里,在脚下的汽车鸣笛之前,松鼠刚刚叼走一颗果实,跳上另一条树干,就着阳光饱餐一顿。我在建政路上见过松鼠,一个不经意的抬头,视线与杂乱的电线偶然碰撞,松鼠转眼就跳进了幽深茂密的树叶中。深棕色的小小身影,我只见过它一面。在布满水泥钢筋的城市见到这样比人要灵动许多的小动物,像在心中开辟了一片旷野,如野风拂面,令人欣喜。在建政路上,在无人在意的角落,松鼠也有自己的生活。

建政路上的香樟树稠密成荫,铺开了一床夏天的凉被,白天的阳光只能见缝插针地钻进来。南宁的夏天充满燥热,而建政路这样一条被树荫之神眷顾的路,在这个窄小却旷阔的怀抱中,每天都有新鲜的故事在此发生。这里有幼儿园、学校、单位、剧院、邮局、菜市和夜宵摊,还有鸣蝉、毛毛虫、麻雀和会飞的蟑螂,喋喋不休,蓬勃旺盛,建政路上永远不缺主角。

在热闹的缝隙中总有迷失的角落,灰白色的墙皮掉下来粉身碎骨,随之而来的还有透明的蜘蛛网。新风景取代了旧风景,很多事物在日光下悄悄隐匿于阴霾之中,在人们还没有反应过来时的时候,或跟随热气蒸发,或掩盖于水泥之下,或遁入地表。

建政路上已经有很多东西消失掉了。有的空有一副躯壳,有的连魂魄也飞散了。比如一些驻扎十年之久的老店、邮局、电影院、书店、报刊亭,还有街边摆摊擦皮鞋的女人们。

多年前,二轻大院对面有家“新干线”饭店,暗色的装潢,看起来高档的格调,跟这条朴实的街有那么一丝不搭。但它还是倔强地待在那里,一待便是多年。“新干线”很长,准确来说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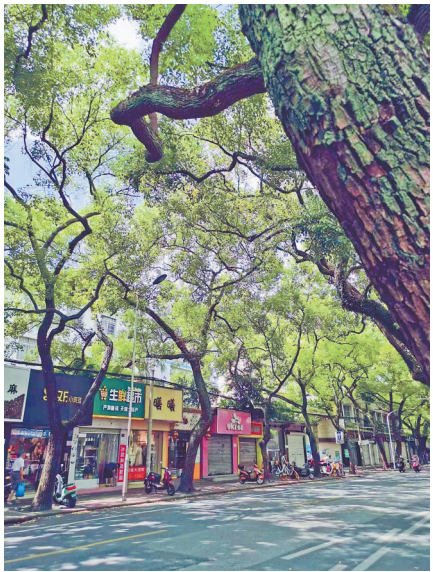
占地面积比较大,所以店铺前面的空地就成为擦皮鞋的女人们的摊位。那个时候的街边还没有被共享单车挤满,所以就有三三两两背着挎包的女人们拿着两张小板凳往街边一摆,还有一个给客人放脚的小木桩,凳子一高一矮,矮的留给自己,高的给客人们坐。父亲常常在“新干线”前面擦皮鞋,我就站在一旁,每次都认真看,我常常惊讶于她们能让又脏又旧的皮鞋焕然一新的神奇魔法,她们的工具很简单,只需一块小黑布、鞋油和一双灵巧的手,但她们快速擦鞋的手法足以让我头晕目眩,没过多久她们就能还你一双亮堂堂的皮鞋。有时候她们挤在鞋子上的鞋油是白色的,这是最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白色的鞋油怎能把黑色的皮鞋擦出黑色的光亮呢?还有,为什么擦皮鞋的都是女人,怎么没有擦皮鞋的男人?

后来,“新干线”没有了,城管来了,擦皮鞋的女人也消失了。

后来,父亲只能在家自己潦草地擦拭皮鞋,但更多的时候他已经忘记自己要擦皮鞋了。

稠密的香樟叶一直摇晃,松鼠仍在建政路上。

从建政思贤路口到园湖路口,有两处报刊亭,我常光顾的是“新干线”旁边的那家。他家的报纸和杂志犹如瓦片一样码放整齐,种类琳琅满目,封面色彩斑斓。除了摆满前面的货架,两侧的门也常年处于打开状态,用来张贴大大小小的海报,很多名人我都是从那上面认识的,每当我路过这个五彩世界,就顺势投注我的目光,从那上面轻轻带走一张画像和几个文字,奥巴马、迈克尔·杰克逊、蒋方舟、韩寒……现在提起这些名字只觉得像认识多年的老友般熟悉。路过代表着它只能是路过,不能有过于刻意的停留,因为这个举动很有可能引来报刊亭老板的注意,他会突然从那堆报刊中伸出一个头来,一双眼睛亮出锋芒看向我,让人不寒而



▲南宁建政路上绿树成荫。何述强 摄

栗。那个时候,我只有用不完的时间和两个空空如也的口袋。有一次,惊喜般获得了父亲赠给我的一个蓝色绸面粉色绣花的钱包,里面装着我仅有的五块钱,我把钱包塞进我的裤兜里,尽管它比裤兜长出了半截。果然,露了半个脑袋的钱包就理所应当般地被顺走了,我不仅丢了五块钱,我还丢了绣花钱包,是的,建政路上还有我消失的钱包。

所以明目张胆地站在报刊亭前读书看报更是一种奢望。许多作家都有类似的窘迫,作家朱山坡曾经在当地的新华书店里徘徊,当然我们都只是徘徊。我拥有的第一本杂志是父亲买给我的,他大手一挥,我就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一本《三联生活周刊》。虽然并没有价格不菲,但纸质很好,翻阅起来有畅快的感觉,有一股新书的芳香,上面有炫目的插图和文字,有对当时世界的浅见思考,我很喜欢,从此记住了这个世界上有一本厉害的杂志名叫“三联生活周刊”。阅读纸质书的快乐,是当你的手握着一本书,不时可以用双手将它翻动,有时纸张会不小心打中你的

脸庞,但那是幸福的巴掌,我应该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建立起了我热爱读纸质书的习惯。

等到再长大一些的时候,我终于不再是匆匆路过,而是获得了在报刊亭面前停留的机会,因为我终于拥有了自己的零花钱。我开始买《读者》、买漫画,成为报刊亭的常客,但我的热情只会对书本流露,我与报刊亭老板几乎没有眼神交流,常常是以冷酷的方式进行一场金钱和灵魂的伟大交易,掏出一张时皱时新的钞票来赎回我的精神世界。

过了很多年,我早已离开了建政路,也无法再光顾“新干线”门口的那家报刊亭,报刊亭被一股又一股迷乱的浪潮淹没了,它琳琅满目的报刊如同一夜之间被打家劫舍般瓜分殆尽,然后等待它的就是关停的结局。

当别处的报刊亭已经转型成了小卖部或奶茶店,但“新干线”旁边的报刊亭却依旧是报刊亭,就这样关停了很多年,变成了一处闭塞的风景区。

当我以为世界正要宣告“报刊亭已死”时,前段时间再回建政路,发现那间报刊亭竟然奇迹般的死而复生,只是它的躯干和两翼已不再饱满,门口也不再有什么人驻足,报刊亭像大病了一场,脸色蜡黄,流失了营养。

不是所有事物都像报刊亭那样幸运,有死而复生的机遇,有些东西消失掉了,那就是彻底消失不见了,有时候也许还剩下点气味、尘土。但暴雨总是来得气势汹汹,每年南宁的夏天都会有那么几场暴雨,一旦暴雨来临,连那些气味和尘土都会被雨水冲刷殆尽,决绝得没有一丝商量的余地。建政路上的很多东西就是这样的被冲走的,被翻浪的时代巨浪所裹挟。当我从一个少年开始长成大人的同时,建政路也在逐渐消失。

我始终不愿用烟火气、市井气息等庸俗的词语来形容它,因为建政路上所发生的一切都难以用一两个词来完全概括,它流动、易碎,却又永恒、固执。或者说,建政路是一枚老式邮票,一张旧报纸,也是往来的人群,是伸手却又抓不住的香樟树叶。

好在还有松鼠,很多年过去了,我仍然相信建政路上有松鼠。

【作者简介】韦斯元,笔名韩流。广西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33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班学员,广西民族报社签约作家。

人生无处不相逢,花开时节又逢君。在这偏远的山村里,虽然春意阑珊,但那一树树在春风里摇曳的桃花,却在无言地告诉人们:春天已经来了,明天的乌英必将更加美好。

【作者简介】韦斯元,笔名韩流。广西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33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班学员,广西民族报社签约作家。

【作者简介】韦斯元,笔名韩流。广西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33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班学员,广西民族报社签约作家。

【作者简介】韦斯元,笔名韩流。广西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33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班学员,广西民族报社签约作家。

【作者简介】韦斯元,笔名韩流。广西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33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班学员,广西民族报社签约作家。

【作者简介】韦斯元,笔名韩流。广西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33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班学员,广西民族报社签约作家。

【作者简介】韦斯元,笔名韩流。广西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33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班学员,广西民族报社签约作家。

【作者简介】韦斯元,笔名韩流。广西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33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班学员,广西民族报社签约作家。

【作者简介】韦斯元,笔名韩流。广西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33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班学员,广西民族报社签约作家。

【作者简介】韦斯元,笔名韩流。广西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33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班学员,广西民族报社签约作家。

【作者简介】韦斯元,笔名韩流。广西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33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班学员,广西民族报社签约作家。

【作者简介】韦斯元,笔名韩流。广西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33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班学员,广西民族报社签约作家。

【作者简介】韦斯元,笔名韩流。广西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33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班学员,广西民族报社签约作家。

【作者简介】韦斯元,笔名韩流。广西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33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班学员,广西民族报社签约作家。

【作者简介】韦斯元,笔名韩流。广西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33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班学员,广西民族报社签约作家。

【作者简介】韦斯元,笔名韩流。广西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33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班学员,广西民族报社签约作家。

【作者简介】韦斯元,笔名韩流。广西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33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班学员,广西民族报社签约作家。

【作者简介】韦斯元,笔名韩流。广西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33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班学员,广西民族报社签约作家。